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卷七

宋 楊簡 撰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損謙退人疑不亨智者觀之惟謙乃亨愚者觀近

智者知終君子有終謙之效也是故彖詳言謙亨之驗天氣下濟於地謙矣而天體光明非亨乎地道卑謙矣而地氣上行非亨乎月盈則虧日中則昃天道之虧盈益謙如此山高而崩水溢則決至於卑坎則受衆流地道變盈流謙又如此鬼神又害盈而福謙人道又惡盈而好謙謙似卑而實尊似晦而實光雖卑恭而實不可踰所福也所好也尊而光也不可踰也此君子之終也夫謙亨一言足矣而聖人諄諄復

復至於此者何其辭費也人生而私其已乳曰已乳少長而食曰已食有奪之則爭予愛則喜有怒之則啼又其長也人譽之則喜有言其失則不樂大禹神聖特以不矜不伐稱則人之好矜伐者衆矣聖人深知夫人情難克其已私如此故詳其言指切其驗庶幾其或省也亦猶乾文言水火雲龍風虎之喻使人之已私消盡則道心虛明無我無體如天地如日月如變化自生當剛則自剛當柔則自柔當謙則自謙如

四時之錯行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昭然有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象山崇高

今乃降而在地中地卑下乃在山之上君子之治人

以其多者為盈理宜裒之不足為謙理益宜之多者

高盈之類寡者卑謙之類此道天地神人之所同也

繼曰稱物平施者裒多益寡之謂然所謂平非一切

平齊之也稱物而施之得其平也列爵惟五有五等

分土惟三有三等貴賤貧窮大小長幼各有其等隨
其等稱其物有多焉則裒之有少焉則益之於義為
平於人心為平是為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也

六柔而又居下是謂謙謙謙之至也為人謙為君子
而況於謙謙乎大川險難殊為難濟今謙謙君子乃
能濟之者以謙為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而天道之

所益者險難有可濟而況於餘乎象曰卑以自牧者非謂致力強勉以自牧也使猶假勉彊致力則謙不出於誠人將不信安能濟險人心自未始不謙嘗謂平時賓主交際未嘗不相敬忽有面致推譽之辭未嘗不退然繼以謙抑不敢當之言爲謝此不待矯揉審處而施也其應如響此足以驗人心之本謙及其有犯於外始作於忿而不謙至於君子則無忿無私其謙謙乃其常性所自有自不敢自矜自伐自不敢

尚人其發於容聲自卑自恭自無有毫髪彊勉之意其曰自牧謂夫衆人疑卑損之至盡推其善美以與人將不能自安養故曰雖卑而自足以牧養自有利用安身之報雖大險尚能濟之其無所不利可不問而知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多發於言故曰鳴謙鳴謙有發於中者有發於外者上六鳴謙發於外六二鳴謙發於中二居下卦之

中由中之象也鳴謙雖中而施之有正有不正其心不必施而施與夫施之有宜而過者皆不正也故貞正則吉中有中心之象又有中道之象六二之貞吉得中道故也六二之貞非外鑠之非取諸外也鳴謙也貞也皆中心所自有此心人皆有之而自不知自不信是雖有此良心而猶失也至於六二可謂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諸爻唯三猶陽而居下卦之上有功勞之象焉是有勞謙者也謙之有終已見於彖辭之詳凡謙必有其終而況於勞而謙乎凡謙已為人之所好而況於有勞而謙萬民之服也萬民咸服其有終不言而可知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易之所以尚中正者何也人心本中本正惟其動於意而微加焉則失其中正微損焉則失其中正箕子

作範所以諄諄復復乎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王道蕩蕩平平正直所以深明乎人心之本正懼其昏而差差而過過而亂也六柔四柔坤體又陰柔又不中有過乎謙之象故聖人教之撝去其謙又恐其疑也又曰無不利撝謙象曰不違則者言雖撝去其謙不至於違則也多者裒取之始得中也去其過焉則本中本正之心自昭明矣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何

不服也
謙德之柄也言謙之足以用人也謙者天地之所益
鬼神之所福人之所好施謙即能用人人樂爲之用
而况於六五居君位而謙六柔坤體又柔而謙之至
乎故不必富而自能以其隣者以用也惟富乃能用
其人今不富而能用隣者以人君而至謙足以深得
人之心也有君如此天下所咸服而有不服焉天下
之所共怒以咸服之人攻所共怒者其利也孰禦若

已服徒以私怒貪地而征之則適足致禍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居一卦之外有鳴謙于外不由中之象謙不由中其志未得也言其心志之有失也人心即道心志之得為道之得心志之失為道之失六二曰中心得也同人之上九曰志未得也夫不以中心與人而外為鳴謙人所不服也所不應也志有之愛人不親反

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不治反其知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可用行師征邑國請當自反攻治其己也邑國有己邑之象夏王率割夏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盤庚不常厥邑武成我大邑周公作親大邑皆謂己邑又曰歸而逋其邑亦己邑

䷏坤下震上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

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夫卦之所以為豫者何也九四有剛德而五陰咸應之位又近君其志行矣而下坤順上震動有順以動之象有剛德足以立又人心應之四位近君而志行又順動不失其道合是數者此所以為致豫之道也剛不足以立則非道人心不應亦非道世固有執正之道以令天下而人心猶不應者此必有其故也必

其有未盡道是其應之一言亦殊不可忽剛矣不得近君之位則志不行亦弗克致豫順動正言豫道之本道一而已矣而乃有如是云云曲折之狀者道固有如是曲折萬變也此其所以名之曰易易有變之道也是道不離乎人心人之道心自剛自無不應自能順動諸卦彖辭多言曲折變異之狀聖人所以明大易之道也或者往往溺諸人情事狀不悟其即天下何思何慮之妙也豫利建侯行師豫悅也建是侯

而人悅則建之行是師而人悅則行之然則何以致人之悅豫順動其大吉也順動天地之道也天地豈曰吾以順動哉自變自化人自謂之順動日月自不過而有常度四時自不忒而有常序聖人之順動即天之順動聖人雖曰順動而實不能自言順動之狀故曰言不盡意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使有知有識則不足以言順矣而刑罰自清而不繁民心自服而

化刑清民服豫之時也其義為如何民服之時亦豫之時也其義為如何民服之時亦安知其所以為義哉民服之時尚不能自知而况於日月不過之時四時不忒之時哉又曰豫順以動豫卦之義也此尚德而言至於民服之時日月不過之時四時不忒之時誠莫得而索其義也其義莫得而索者豈不甚大矣哉大矣哉之易義大易之義也六十四卦之義也三才之義也順動之義也順動之義可言也而亦不可索

其狀也孰順孰動其機不可得而知也其狀不可得而執也民之所以悦者此也日月之所以不過四時之所以不忒者此也易卦之所以為六十四卦者此也而聖人不皆言之何也皆言之則繁也贅也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聖人亦已屢舉之矣他卦可以通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有暢達之象人樂暢達達之於金石絲竹
革木匏土之聲即雷之聲也無二聲先王作樂非以
縱人之欲也人生不能無樂而其樂有邪正焉其樂
由德性而生者雖永言之嗟歎之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無非德者無非正者其樂由放心而作者則
為淫靡之音繁急之音鄭衛之音朝歌北鄙之音先
王作中正之音莊敬之音和平之音無非德性之樂
故先王之樂足以感人中正莊敬和平之心是謂易

直子諒之心足以消人放逸淫靡驕惫之心故曰移風移俗莫善於樂蓋聲有無形之妙足以深入乎人心中正之心人所自有惟其無以感之今中正之音感之於外則其機自動其化甚敏故曰作樂崇德不惟愚不肖賴樂以感動而賢智亦以樂養德殷盛薦之上帝而配以祖考即雷之自地而出奮而達於上也上帝之心祖考之神樂之德一也非先王取此象而作樂薦帝配祖考也聖人取其象同者類而

言之所以漸明其道同也人心之蔽未易頓啓漸明
其同者則餘不同者亦漸通矣孔子曰予一以貫之
非止一二事比同而已三才萬狀自未始不一而蔽
者自紛紛也莊周之學淺矣亦曰勞神明爲一而不
知其同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居下位之道當安靜無動今也悅於豫遽鳴而超之
凶道也夫位之在下未爲窮也顏子陋巷簞瓢何窮

之有今初六豫而鳴其志窮矣鳴則求失道妄求必致凶初六不中有失道之象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水靜則清清則明人靜則清明人心本清明惟動故昏六陰二又陰陰靜也有至靜不動之象人之本心自靜自清明惟因物有遷者多故以不遷於物者為介為如石其實非致力作意而固執之也作意固執非靜也非如石也子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蓋不為悅豫所動不為動所亂則尤清明之至性自無所不照動雖幾微已知吉凶之報矣何待終日此謂貞正之道此謂吉之道中即正一言之謂之正可也兩言之謂之中正亦可也中正皆無實體皆所以發明道心言其不流於邪謂之正言其無所偏倚謂之中人心微動則流矣流則有所倚倚則有所偏動流偏倚無非邪者此爻首發不動流之旨故曰貞而象則詳明之故又曰中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者上視不直之貌六三上比四九之陽陽有豫悅之象而六三上比之有進以求豫之象而三與四非正應有非其道之象四震體震起也無下豫之象然則三進而求豫致悔之道也夫求而不獲有多悔三為陽為動有遲疑不欲進之象故益增其悔三居下卦之位亦尚失其德如此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九四以陽明之大賢五陰咸應之天下皆由之而豫況上承中正柔德之君君臣道同志合未見有毫髮間之象況象心並應無可疑者大抵賢者之心克艱克謹不患違道茲乃恐其戒懼太過失大有為之時則亦於大易之道猶為未盡而四海之內必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矣故曰大有得言其無失也勿用致疑朋來感應如萬髮合總於簪無一髮一人之不順象

又曰志大行也皆所以贊其大有爲啓易道之大全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之象不逮六二六二於豫悅之中而寂然不動六五陰爻亦非遂逐乎豫悅者惟其未能無我其中未能盡亡故爲正道之疾疾者病之小者大體非紛紛動者特其中未能全無我者恒不死言其意終不

死象曰乘剛者九四爲剛六五乘之剛者堅物人執
義之堅如之然此乃妄意殭立已私此心中虛實無
我其妄立我乃外意爾非虛中之所有故象特發乘
剛之象以明其在外六静也而有五恒不死之象學
道孜孜學不動心而其中隱然未能脫然而虛者往
往而是故聖人於此致其誨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沈冥於豫樂至於此可謂已成而難於救矣而聖人

教謂於此渝變亦可無咎人患不能改改則無過象曰何可長也言其冥豫而又在上禍至不久矣何可長如此也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故其致禍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本居上柔本居下今也剛來而居二陰之下動而說隨者以深得乎人之心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元亨利貞之義也也彖所釋言之詳矣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也有言焉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不必贅也六十四卦皆易也無大卦小卦之異也亦猶曰大矣哉非獨取此數卦而餘卦不言可也偶於此言之可以通餘卦也元以始言可也以大言亦可也自心通内明者觀之縱言之可也横言之可也無不通也大亨貞正又無咎無尤而隨時之道盡矣亨通之際人多失正至於大亨尤難大亨而不失其

貞正則非得道者不能大亨貞正矣而亦未免於咎尤者於道尤爲未盡也蓋人情有曲折時變習俗之不同惟道德之全者睿智畢照變化云爲靡不中節故大亨貞無咎而於天下可以隨時而無不通矣時變之來無窮時變之狀無定古無可稽之典近無可法之則事變忽生人情忽變而欲隨時而應舉不失義非得易道之大全其孰能與於此然則隨時之義豈勉彊之所能豈學習之所到易曰不習無不利惟不

習者得此義矣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惟無思無慮者得此義矣得此義如水鑑洞照萬象如日月徧照萬物自神自明不可度思自孔子尚不能詳言其義惟曰大矣哉豈學習思慮之所至乎以學習思慮而至者必有所倚必有所偏必不能隨時而皆中此義與六十二卦之義同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雷隱於陰晦之中也其在君子則當嚮晦

昏暮之時而入内寢宴息也學者毋曰宴息末也易道不在焉吾見一動一静無非易道之妙者顧百姓日用而不知索之隱即君子之息道無二也聖人姑取其類使人心漸通通乎一則雖不一者皆通皆一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司各有所守不可渝變也今渝焉隨時之義也其

事可變也其貞正之義不可變也故貞則吉失正則凶壓於勢變輙失其正者多矣凶道也能正吉也若有能出門而交無所私係則人情感應而有功不止於吉而已蓋有所係則有所失無所係則無所失六二係小子則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則失小子象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初有出門之象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陰與陰不相得陽與陽不相得惟陰與陽有相得之象隨時適變不主故常故六二雖與九五正應九五有丈夫之象人乃變其常近係初九而相得比變之不善者也故曰係小子失丈夫雖六二與九五亦有陰陽相應之象然既已近係於初九則勢無兼與之理故象曰弗兼與也言係一則失一以為貪小失大之戒六三雖與上六本正應令也兩陰本無相應之象唯近雖九四之陽明六三變常而隨近則六二亦

近也三乃不隨六二而唯隨於四比變之善者也故曰係丈夫失小子謂係九四之丈夫而失六二之小子象又曰志舍下也言舍其陰下也兩陰無相得之象故六三有舍六二之象三係於四得其所隨故隨所求而皆得此雖隨時適變之善然變者君子之所難變常患乎失正故戒之曰利居貞居之為言雖暫正而不能安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下有二陰相隨之象九四得衆心之隨而陽實自任以為已之所獲如此則雖正亦凶也夫人心之所以應者固以我之正也不正則人不服而九四不可以為已有當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苟有毫髮以為已能之心則失其道矣故雖正亦凶夫有獲之心已私也有私已者雖人君不能免凶而況於臣乎而況於居近君之位其可不敬懼乎故曰其義凶也

其義凶矣心不免有孚在道以明則不以為已獲矣道心之中無已私果無已私則自足以取信於人無已私則明明明無已私然則孚也道也明也一也而象又專言之曰明功也者何也道心人人之所自有已私人人之所本無惟昏故私惟不昏則吾即道虛明無我本無所私故歸功於明又大臣近君疑間易生恐正人自信自以為合道而其實未明至於禍已成而莫之見此聖人所以由致誠告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信也嘉吉美也九五所信者善美則所用者賢矣用賢人君之吉也孚信亦有隨之義也者何也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有中正之德者能知中正之人九五所孚者嘉則知九五之德亦嘉惟堯知舜知禹稷契臯陶惟湯知伊尹惟武王知十亂至唐明皇始正而信姚宋終邪而信李林甫以一人之身而賢否異任一視夫君心之正不正然則九五之孚於嘉一本

乎德之正中曰位者言乎得尊位而又有中正之德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之拘天下靡不悅隨而猶有頑固未之聽從則爲之上者不可遂置之而不問故拘係之乃從維之周伐商四方無不心説誠服矣及其久也商頑民終未從故周公遷之洛邑即拘係之之謂也然周公亦非一

於用威其曰維之者寬以養之也多方君陳畢命三篇備見寬維之意山有阻隔不通之象西者陰幽昏塞之象王者於此必有道以亨通也周之治卒於囹圄空虛四十年人皆士君子之行此亨通之效也象曰拘係之上窮也者謂事至於此窮極不得不拘係之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

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上九之剛有自下而上之象初六之陰有自上而下之象夫剛來而下柔則說隨上下不交則否今剛自上柔自下剛柔不交上剛而好自任下柔而一於從一於柔巽聽從不敢有所為而止則事安得而不蠱壞巽柔艮止其象昭然然則治蠱有道乎有斯道也何道也六十四卦之道也易之道也一也亦謂之元乾元坤元即此元也此元非遠近在人心念慮未動

之始其元亨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孔子曰吾有知乎
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人惟因物有遷
而動於思慮動於思慮而後流而不變昏而亂則蠱
益蠱壞益壞矣何能有所亨何能致天下之治元亨
則可以涉大川矣天下無事之時則不一復有所事
今天下蠱弊非有所事焉不能濟故利涉大川者利
乎往有所事也無妄之不可往與蠱之往有事一也
唯其時也唯其一也人情怒其蠱弊其治之多失之

剛此非易之道也天下事大抵當剛則剛當柔則柔
蠱之時不患乎不剛患不柔爾甲屬東方仁柔故取
焉先三日後三日者事不可忽易不可不深慮遠思
先事三日而圖之後事三日又慮之慮其始而圖其
終以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天行也泰極則否治極則
復蠱不可不戒戒則免至於巽卦則人情柔巽之時
患乎不剛故曰庚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唯其當於道
而已矣一也前曰何思何慮此曰遠思深慮者何也

一也唯無思無慮者乃能遠思深慮即此思慮之時

實亦何思何慮如水鑑之照萬象雖曲折萬變而水

鑑無思無慮也如天地之變化雖風雨雷電霜雪之

散動交錯而天地無思無慮也必得乎此而後可以

為得易之道人心即道覺則為得得非外得道心非

思為變化無始終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有振動育物之象蠱弊必有以振作之振

作之者所以救其弊壞不正之習害道者以養育其
德性耳其作之不可過之不可掖之使勿傷其德也
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人君無他職順民常性使安其道而已凡其禮樂
刑政一出乎此禮防民之偽樂防民之情刑協民于
中政率民以正帝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又從而振德之自秦漢而下不復知有此事後世恣
民之非僻蠱弊而振作之者安知民有德性而育之

哉漢武遣繡衣直指之使惟誅擊之而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諸爻皆取幹蠱之義初六之應在六四六與四皆陰至陰而在上有考之象考有蠱而子幹之有子則考無過咎矣考之蠱至於終考之身不能改豈不危厲哉有子能幹故終吉象曰意承者初六有柔順之象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

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幹終不盡除蠱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非孝也固有孝子不明其義一於順承因乃蠱幹殊為失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剛陽在下六五以隂而居上巽乎六四之至隂六為隂五為陽非純隂者故有母之象不幸而有母之蠱不可正以幹之也其幹之當用其權焉權者雖用正而不過故曰得中道也二居下卦之中有道之象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剛三又剛雖巽體然幹父之蠱如此亦過中矣不能無悔人心至靈其有過差亦自知之故心亦悔之心悔之曰悔人尤之曰咎所以人不大咎之者既幹父之蠱則子為正矣特過之於道為未盡耳故終無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柔四又柔不能幹而裕之者也如此而往則循父之蠱有不改過之吝象曰往未得者言子之所以裕父之蠱以此而往不以爲愧其心葢以爲孝也以爲得也故孔子正之曰往未得也言乎如此而往未可以爲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有中正之德而又得尊位以行之故有譽無譽則無德可知矣人君自不知其有德故此以譽驗之

又慮人誤認其旨而求諸外也故象曰承以德也子
幹父蠱未嘗不承於父也故每曰承承亦德性之所
自有非動於外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君臣以義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蠱壞之世故有不
事王侯之義若父子則是屬與君臣之義不同無不
事之義故此爻不言父子在父子則父子在君臣則
君臣其實一也曰高尚其事者非聖人之本心也道

心寂然矣高矣卑人情喜進而惡退喜富貴而惡貧賤以進而富貴為高以退而貧賤為卑故聖人不得已而曉之曰不事王侯其事高尚也所以破昏迷顛倒之見也

楊氏易傳卷七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楊氏易傳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李師灝

楊氏易傳卷八

宋 楊簡 撰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二剛浸而長君子之道長出而臨小人其與人未嘗不和悅也未嘗不柔順也雖說而順而剛德之不可

移易者自若也一無所偏一無所倚未嘗不中也應云者又以明人心之無不應也人心之差千狀萬態自以為已之道長其與人弗克和悅者有之能和悅矣而不能不拂逆者有之說矣順矣未必有剛德剛矣又未必中說順剛中其德備矣而人情亦有未應者此必其智有所不燭明有所不及故設施亦有未盡中乎人情易道萬變誠非學者所能遽盡孔子必曰五十而後學易則知變易之道非大聖大智道立

德備者終有所未盡然而說也順也剛也中也應也非既學說又學順又學剛又學中與應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己者心也心者五德之一也聖人設教合五者以明道心之全道心之見其可言者有五使闕焉者知己德之未備知此道之未全其道一也曰白曰瑩曰温潤皆所以明一玉曰黄曰剛曰從革皆所以明一金曰說曰順曰剛曰中曰應皆所以名一道元大也元亨利貞彖釋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

也非貶於乾也乾彖以元統之文言又四之後又一之又不曰元而止曰乾亦猶此曰大而不曰元曰以而不曰利一也無不通也物物皆元事事皆元念念皆元大亨非元乎以正非元乎夫道一而已矣或一言之或兩言之或三四言之或易而言之皆是物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應酬交錯與物亨通往往失正而況於大亨乎大亨而不失其正者非人之所為也天道也大亨人亨也正人正也而曰天之道者明其

不加人爲不流入於人心至動至變無思無爲是謂
天性之妙是謂天之道也是謂道心道心人人所自
有人之本心即道自是至動至變自是無思無爲自
大亨而不失正而人自知自信者寡果自知自信則
易道在我矣果不失其全則於臨自説自順自剛自
中自應矣説順剛中而應之道即大亨以正之道故
聖人通而言之孔子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五十而學易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大亨以正

之妙此誠非學者窮思竭慮之所能到門弟子蓋力索之而不獲力為之而不至孔子嘗歎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夫是之謂天之道也至乎八月有凶指二陰長之月也臨二陽長遯二陰長相反也凡一卦之變歷數七故復曰七日來復今臨曰八月者自一陽之始而計之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是為八也陰言月陽言日陽為君子人心欲其速至故特促其期曰七日陰為小人人心惡之故遲之曰八

月人心亦易之道也二陰長小人之道長君子於是
避故曰有凶凶者者明其處之盡道容有無凶之理
君子之道終於消不可玩忽也不久者所以警之懼
之使君子毋忽毋玩也蓋人情慢忽以為未遽至此
者必至此也泰艱貞亦可免咎休否包桑致戒皆以
明警之足以持盈守成蓋消息盈虛陰陽之氣數也
警戒持守道也陰陽生乎道故道可以轉陰陽之氣
數特以人之盡道者寡而消息盈虛之數鮮有能易

之者孔子曰聖人在上日不食今歷家謂日月之食乃數之不可易者而孔子云然歷家所筭亦不能盡驗于以知氣數亦有以人道修明而潛彌其災者此易道變化無窮之妙陰陽變化無一日不自道心而生者善言足以退熒惑孝婦可以旱東海三才之機一而已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卦已發君子臨小人之義象又發君臨民之義皆臨

也澤上有地則地臨澤有君臨民之象又有容保之象又有深遠無窮無疆之象象義著明書云民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君人者之職如斯而已故施教則思其無窮不可苟也居上當寛寛以容之亦非縱之所以保之非徒保其生保其常性思極於無疆教可以行於今不可以行於後非無窮也知其利不知其害不可也帝堯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其間曲折萬狀誠非苟簡率

畧之所能盡既制産使之給足又設庠序學校既以禮教之又以樂教之禮又防其偽樂又防其淫又政以行其教以防其患刑以輔其教以禁其非精慮遠念彌縫周盡皆所以順民之常性而左右之容保之一舜何為乎聖譏説殄行也説之似高而實不正行之詭異而殄絶不中誠足以惑衆亂常天道正而已矣天地以此建立日月以此照臨萬物以此生成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夫婦以此别

長幼以此序朋友以此信其有異學邪說或作意而支之或不及而縱之苟以爲是而安之千歧萬轍人之意無窮其有差亦無窮故舜命龍作納言夙夜出納又命禹出納五言女聽深知人心易差差則失正則爲亂爲姦其禍不可勝窮故命官使之納五方之言又出言以正救之也周衰雜說蜂起爲權利爲鄉原爲刑名爲任俠比周之亂也井田壞學校廢敎養之具亡民無所容保不勝大亂矣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卦辭言君子臨小人大象言君臨民六爻又發凡上下彼此相臨之義咸感也初與二位皆在下皆以其德足以感人而臨之初曰貞吉象又曰志行正也言乎所以感臨者本乎志之行正而已非有他也然初之德不及九二之中故象止曰志行正行正正矣而未至乎九二之得中道也大抵易諸爻多以二五為

得道所以得道者以其中正也中正雖皆道之異名而天下亦有正士而未得乎道者唯得中爲得道堯授舜舜授禹惟曰執中故九二之咸臨吉無不利異乎初之貞吉矣君臣感應相得之深亦足以大有爲矣象曰未順命者君臣一德一心咸感之至亦有未順君命弼違補過者矣此唯盛德之士而又得聖哲之君而後可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

憂之咎不長也

兊為説兊之成卦在三不如初與二之以德感人唯以甘説臨人小人之以甘説臨人者多矣人心終不服終無所利而以六居三陰陽雜焉有不安之象不安則憂憂則改矣故無咎六三下之上位稍高矣而臨人以甘不以德殊不當也人自為咎人心違也既

憂之則咎無亦不長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不得中又無陽明之德而亦不至於爲六三之甘臨天下故多此等人物旣至四之位其位則臨乎下無過尤之可指故人亦不咎之故曰至臨无咎言其至此位而臨無尤之者象曰位當也者言其位當臨人也止言其位則知其德不足稱也雖不足稱而過尤亦不著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堯命舜曰執中舜命禹曰執中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曰賢者過之知者過之夫以賢者知者猶不得之則令六五之得中豈不爲大智矣乎其不爲大君之至乎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人則大君宜得大中以臨天下夫大君所以臨民之具四而已禮以教民之中樂以教民之和和中之發也刑以協民于中政以正民正猶中也人君之職若民之性綏民之猷而已自古聖王未嘗不以道化斯民秦漢而下不復知有

此事矣而況於得其道乎三代而上君臣雖知有此道而實得之者誠鮮矣商惟湯周惟文王武王自武王以下不得而與焉然則得中道者不爲知乎以是臨民不爲知臨乎象曰行中之謂者禮樂刑政之行也得中而未能行於天下者容或有之帝堯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堯之行中如此其精也其具則禮樂刑政四者也不能行則無以

臨民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有厚義又有不動意厚則不動矣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厚則善厚則不薄薄則失其厚善之本性則逐物以遷動矣中庸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則敦有不動之義於是可驗俗以堆阜之類謂之墪亦見其不動見其厚今不失其本性雖臨民應物泛然有為而其心未嘗遷動是謂敦臨故吉無咎象曰志在内也者以人多逐外故聖人反而言之爾然言不盡

意聖人非謂留其志於内也有留猶未爲内也有内

與外猶非内也孔子曰清明在躬非實有所在也此

道不可以意度不可以言盡惟應變接物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者自知之此即九二之咸臨即

六五之智臨而必異其辭者隨爻發揮上居一卦之

表有不隨於事物之象上與六皆陰又有至靜之象

故發敦臨之義非天下有二道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

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二陽在上為下觀為下所觀謂之觀夫王者大觀之道豈小者之所能闚哉其道甚大何以明此道順而不拂巽而不忤中而無所偏倚正而不入邪以此觀天下故天下瞻之仰之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人心不可彊而服也不可以巧而得也舉天下四海之内同此心也此心即道不失此心不以已私窒

之則此心無體無我清明純粹夫有己私則弗克順巽今無己私矣如春如和和氣其順其巽乃其自然有己私則作好作惡心有所倚有所偏則不中則縱於欲入於非辟邪則不正今無己私則好惡不作自無偏倚自中私慾不縱自不入於邪自正曰順曰巽曰中曰正皆所以發明道心非為巽又為順為中為正也聖人不失此道心而天下同然之心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矣夫是之謂大觀盥者盥手為潔祭

之初也未有所薦也觀之爲道如斯而已盥潔之時其心何如非言之可道非意之可度姑名之曰誠而其心中初無此一語有誠之意已不誠矣已不實直矣已動矣已僞矣非誠也惟曰如盥之時不必曰薦薦獻則意或動不足以明此旨惟曰盥則賢愚皆知其純誠不可以意度言喻矣聖人之設教也切矣的矣盥而不薦則下民自觀感而孚化矣顒若服信之狀也誠信如神無他奇功而感應者此豈不甚神此

道即天之道天道至神唯其神故四時之行無差忒
聖人即天道亦神道無二神二道故設教而天下自
服禮樂刑政皆聖人設教之具可得而畧言也聖人
為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禮所以因人慈愛
恭敬之心而順以導之無敢小拂焉無敢過焉一循
夫大中之性而左右之使不失其所自有爾而人之
由之寘符默契自化自得自不知也非以神道設教
乎聖人又因夫人心之不能樂樂者道心之神用也

人惟不自明故昏故邪故致於淫於是作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六律六呂和平中正之音黙感乎人之中正之心自不知所以然而自化也非以神道設教乎比有長閭有胥族有師黨有正書其孝弟睦婣書其德行道藝以發其本有之道心糾其過惡刑罰其罪尤又有以約其放逸之私欲復其本有之道心夫惟其所無也故彊之而莫從而道心也者人之所有今既有以發之又約而歸之則復其本有感其同然

之機殆又捷於影響矣非神道乎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有無所不周徧之象聖人於是發省方觀民設教之義觀亦有觀之義或言爲觀於天下或言上觀於下民天下之義無所不通而況於觀乎心通内外之士於此乎何疑彼章句訓詁之士往往窒泥夫易之爲道本明變易設教之略前已言之而省方觀民之道又爲急務省方巡狩也古者天子巡狩諸

侯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所好
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
服正之其非廵狩之歲則有納言之官以納民言又
出命以正救之又有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歲則布
而訓四方以觀新物舜聖讒說殄行自以為是而非
亂德賊道周衰之世鄉原任俠刑名縱横異端邪說
紛紛擾擾致禍於無窮者失省方觀民之教也先王
隨方設教不主一說皆所以左右斯民使無失其常

性一之于道德也此又神道設教之詳者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陰居下不應乎陽有童觀之象童幼何知小人童觀則不為姦雄禍毒不深故無咎君子而無知則無以治國平天下無以啓佑後學故吝吝有鄙君子之意其在小人則乃為得宜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觀小有所知雖異乎初六之童觀亦可醜也施之

於女子而貞則務小不敢自大從父而已嫁則從夫而已故於女為合道者夫士而闒䒐亦可醜也士而闒䒐者多矣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自孔門大受者猶難其人自顔子三月不違而下則有月至而下則有日至而已子夏雖好論精微而孔子戒之曰女勿為小人儒及孔子沒果與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獨不可獨曾子可以免闒䒐

之醜爾月至日至謂閔子冉伯牛仲弓曾子之徒爾
孔子之徒於子游子夏子張所以啓誨之者至詳矣
尚不躋之大道然則此道非告語之所及非心思之
可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
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道至動而實未嘗動孔子
曰知者動明惟知道者得中之妙六二重陰非能知

動中之妙者故為闚觀為不知道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居下卦之極將升上卦進退之際也君子之進非曰榮利也行吾之道以澤斯民而已當先自觀我生我生者我日用之所為也觀我之日用果善邪則進其未善未可以進也則退夫其自觀未善而退因以求盡乎道也而聖人許之曰未失道也未失道也一語乃繼退而生文古者立言之常也上旨不因乎進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三有退之象則六四有進之象矣六四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九五賢明中正在上上九亦陽明國多聖賢有道之禮樂刑政無作惡作好不動乎私意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及物自廣必如此而為有道賢人斯敢進故利用賓于王坤卦曰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大畜輝光艮其道光明需光亨履光明未濟君子之光皆明安正不動而見於云為之妙象曰

尚賓也者明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明其禮賢國有道必尊賢禮士又以明士不可苟賤必有禮賓之道而後可進若自苟賤則何以行其道重己所以重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五君位故言君道天下之治亂在己而已故觀我生惟君子則無咎象曰觀民者人患不自知聖人於是教之欲觀我生則觀民而已民治則我是民亂則我

非民樂則已正民憂則已邪凡我之是非邪正一觀諸民足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蘇子曰觀其生謂下民觀人主之崇高富貴居人之上難哉人主高處士民之上萬衆咸仰而觀其生必君子而後無咎象曰志未平者明乎上九茍未能免萬目之聳觀則猶未能以化定民未能以德化民民志猶未平也孔子詳言聖人藏身之道惟以禮而已

矣自王而公公而侯侯而伯伯而子男皆有等自君而卿卿而大夫大夫而士士而民皆有等車服有等宮室有等皆禮也尊者安尊卑者安卑貴者安於貴之禮而不過賤者安於賤之禮而無不足之意上下皆安行於禮義道德之中如萬物之於天地何觀之有何未平之有周衰漸廢其禮上失其所以藏身者故漸亡秦頓廢其禮上頓失其所以藏身者故頓亡漢高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秦使民

觀其生至於此又其止於未平大亂矣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卦初上皆奇而中爻四耦宛然有頤之象此卦爻九四為奇是為頤中之物噬此物則嗑矣惟有物故噬噬而物亡而嗑則事濟矣非亨乎噬者除間之道也君子在上有小人間之則除之國已治有巨姦間

之則除之四方已服已和同有不軌不服之國則除之凡國之五刑所以治奸暴奸暴亦梗政者亦除間也至哉噬嗑之道乎三剛三柔分而平不偏於剛亦不偏於柔動而明如雷之動如電之明噬嗑之時明動合而成章章言其有理不紊亂也夫用威除間之際人情多失之偏多有所不察令也除間之時剛柔明動合而成章不偏不亂豈心思人力之所及哉無思無為感而遂通如雷電之合作變化之神中節之

妙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大易之道也至於六五柔得中而上行上行則得位又得中道於除間之時而用柔順雖才不當位然利於獄也刑獄之道本於仁柔罪疑惟輕寧失不經聖王之所哀矜若夫除小人除巨奸則才之柔者非所利也易道適變各有攸當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威電明噬嗑之正象先王又致其仁厚之意罰罪之輕者謹而明之無一之或差則民知其不可欺而

不敢犯矣法書亦平時糾正之或垂之象魏或讀之於閭又讀之於族又讀之於黨於州皆所以糾戒之欲其無犯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如校焉遂滅其趾屨趾所以行也今校之滅之則不行矣禁之於初也則其惡不行亦無咎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膚言其易也亦言為間者長惡尚淺故噬之易也

鼻上通之象也滅之使其惡不得滋長而上通也為

間者必剛六二乘初九之剛以剛為間義當噬也六

二至柔也初九剛以梗政二之噬之何以如噬膚之

易也彼梗吾政者義之所不容也刑其惡尚淺而易

制也剡六二得位又以中正之道臨之也此其所以

噬之易也噬膚滅鼻人疑其致怨咎聖人正之曰無

咎也彼為間而遭噬者往往心服而况於他人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九四

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噬莫易於噬膚莫難於乾腊次腊肉次乾肉小物之乾者曰腊此蓋以彼間之淺深與已德大小為難易二除間於膚淺三漸深故為次難四又深尤難至五當益深益難而曰噬乾肉止為次難者以其有黄中金剛貞正之盛德又以尊位行之無毫髮之失也故曰得當也故雖厲而無咎夫彼為間三噬而除之當

也而反遏毒者三無徳焉不當位也無徳者雖行之以正猶難濟雖然三非間者彼為間而三除之於義為正雖有小吝終於無咎至於四則間益深益大故曰噬乾胏或作胇子夏作脯子夏在孔門當從其本文五剛失直不如黄金中剛之善矣故利於艱貞則吉象曰未光言九四之猶未盡乎道也易諸卦爻唯曰艱貞不曰艱中者貞可以勉而至中不可勉而能六五之黄中非九四之所能勉而至也故曰中庸之

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聦不明也

此為閒者為惡至於上則極矣初九始于足上九登於首矣今獄具亦有首足之校聖人於是猶發揮其本始曰本於昏而已矣聦不明者昏之謂也人心本善因昏而失言其非無良性也昏故也小人省此庶乎其瘳矣

楊氏易傳卷八

楊氏易傳卷九

宋　楊簡　撰

䷕離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先儒以為此卦本下乾上坤坤之上爻來為六二而文乾分乾之中爻上為上九而文坤静觀六畫誠有

斯象偏剛偏柔不可獨用必資相濟相賁以成章舜命禹征有苗剛德也伯益賛禹而班師以柔文之也成王質之柔者也周公以大聖輔之剛上文柔也本質剛大柔來文之則亨其功大本質大故也本質陰柔柔雖剛往文之僅小利有攸往而已本質小故也舜之得益禹周公之遇成王非人之所得為也天也其君臣相遇剛柔相遭相之功業大小皆天然之文非人之所能為也至於文明以止一定不易之文則

人文也人倫是也尊有常尊卑有常卑禮有常序其文甚明而萬古不易夫君臣剛柔之所遇時變之形不可不觀而察之也人文人心之所自有自善自正順而導之左之右之使無失其所有而自化自成矣人文如此天文如彼其事不同而文則一也六十四卦其事不同道則一也學者至此卦往往不能不浸而轉於事惟觀其事不省其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可為不知之百姓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者生育之所其下有火焉而明殊無用刑之象賁文也文柔德也君子知民之未化不在乎民也在我而已在庶政而已不在乎刑也在養之而已未有庶政咸得其道而民不化者刑獄武德也武文之反也使其折獄為本務無不得已之意焉則刑益繁民亦亂失本末之叙故也秦漢而下罕明斯旨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乗也

初九在下義不乗車君子以義為榮不以車為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貴在趾人達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柔不能自立依剛而立亦猶須不能自興從頤而興九三一陽在上有頤之象六二耦而附于下有須之象六二離體自知也明故能依九三而成賁其有不度德不量力妄欲以弱才獨任有覆餗之凶矣

六二雖無吉亦免凶自知之明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卦雖以剛柔相濟為賁而柔以得剛為美剛以比柔為醜卦分剛上而文柔臣之事君不得已也比肩而居非所善也而九三居二陰之間乃有小人濡染君子之象天下之變固有不得已居乎小人之間而不失其體若為小人所濡而實不濡也賁如濡如此君子與小人相處之道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悦者以

其有濡如之跡也而孔子未嘗失其正焉其正又未嘗不久他人之居乎小人之間者未必能正正又未必能久正之不永者利欲動之而不固也正之不永者作意為之故有時乎衰也惟道心昭明道心無我道心非意有意則有盛衰無意則無盛衰也終始無二也故小人終莫能陵我也為其所動而害吾之德雖謂之陵可也此聖人教君子之言當如是嚴也九三與上九皆陽無相應之象故有與上下陰相濡之

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與初九正應而下比九三陰陽相比疑有相與之情故曰當位疑也而六四正應於初應於初不比於三矣三之於四非正德也四之於初乃正應也正者君子之道不正者小人之道故以三為寇皤白也

六四賁如皤如言其潔白不為小人所染汚也如白

馬之醜往應乎初九之陽志專應乎正一無駁雜斷不與九三之冦爲婚媾不與九三之冦爲婚媾則人雖始疑之終不尤之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半山曰丘六五居艮中爻艮爲山有丘園之象六五以丘園爲賁賁飾之世六五能反本善矣束帛戔戔然儉陋雖於賁之時爲吝嗇而終於吉象曰有喜者

言六五之所為雖人情之所不快而實可喜也六五有丘園之象故有戔戔之象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飾至如此極矣上九超然於一卦之外乃艮止其賁一以白為賁焉一用質實疑人情之所不悅聖人於是示之曰無咎尤也人心不至於不悅忠誠相與人必不咎象曰上得志者人心本善本純誠而不離禮文之興人心未必不流而入於偽故禮貴乎去偽

又曰防民之僞令也白賁則一由中心行之無毫髮致飾之僞故曰上得志也正人心之本然也周文之敝繼周者當用忠質亦人心之所厭也

䷖坤下艮上剥不利有攸往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以五陰剥一陽柔變剛也柔象小人剛象君子不利有攸往者小人之道長日盛君子不利有所往也順

而止之卦有此象坤順艮止觀象可知也小人既盛不可遽止順而止之可也小人既極其盛盛極則衰亦有可以順止之理然不可必也一觀天消息盈虛之勢如何小人果有消虛之勢則順而止之如其未消未虛是以天行之未可聖人所以繼言於後者深知順止之象不可必也君子亦何敢置己身於其閒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進退作止無非天之所行也有毫髮未與天為一君子恥之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剥之義悉具於卦畫之中而人不知省聖人於是發之剥之為卦小人剥君子也而艮山附於坤地乃有厚下安宅之象何也剥之禍生於用小人剥不必厚下小人不剥下則無所便其私欲今欲救剥之禍當用君子之道厚下君子之道也君子小人率相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剥其下則人心離人心離則誰與守邦取禍之道也豈不甚危厚下則民戴其上上之

安宅如山之附於地其安固若此必無剥禍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足最居下辨者上下之際曰辨取象乎牀者牀人所安處今曰剥牀庶居上者知所懼也蔑無也貞正也小人剥牀無能正之則凶六爻惟初與二曰蔑貞凶言初與二小人之勢未甚壯尚可正之也過此則雖欲正之亦無及矣禍成矣初象曰以滅下也明小人

必剥下剥下所以奉上之私欲也二象曰未有與也言未有陽爲之應未有君子與之正救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在羣陰之中獨與上九一陽應此小人稍識邪正不與君子相違獨爲剥之無咎象言其與上下衆小人相失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魚陰類宮人亦陰類皆小人之象貫魚以柔制之也
以宮人寵寵愛之如宮人也皆順而止之道制小人
良難恐其不利也如貫魚如寵宮人則無不利矣故
象曰終無尤也無怨咎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陽實有碩果之象碩本也陽為大君子為大陽極衰
而復生陰陽無偏絶之理故碩果不食復於下生當

是時小人盛極勢衰君子衰極勢將復故曰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君子本為人心所敬况今將復民咸載之矣小人為人心所賤况今勢衰如剥斯廬終不可用無庇身之所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陽復也君子復也陽復則萬物發生君子復則治
康是謂亨剥柔變剛小人剥君子也復剛反君子反
復於內也言變惡其亂也言反喜其復也謂君子本
當在內今復其所也喜君子惡小人萬古人心如此
也人心即易之道也君子雖為人心之所喜雖已反
復於內苟動而不以順行即失人心即轉而為小人
矣安能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夫天下惟有道而已順
之則善逆之則害一日違之則有一日之害一事違

之則有一事之害一念違之則有一念之害是故君子反復動必以順行而後出入一無疾害雖朋類咸來亦無咎消息盈虛咸有其勢一陽雖微其勢則長五陰雖衆其勢則消而况於君子之朋來乎而况於以順行乎必無咎尤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反復有數焉自姤之一陰生遯二陰否三陰觀四陰剥五陰坤六陰至於復是為七陽言日陰言月故臨言八月亦以易道欲君子之早復故近其期曰七日然

消息盈虛之勢七之數雖天道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天人之道一也畀乎天無以為人人心即天道人自不明意起欲興人心始昏始與天畀意消欲泯本清本明云為變化動者天之動也靜者天之靜也反復天之反復也如是則全體天道寂然而感通無干時之禍無作意之咎既復矣則利有攸往矣剛長君子之道長故君子利有攸往此非君子之私意也亦天道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

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啓之亦從其易明之所而啓之萬物芸芸萬物循循雖於辯明陽窮上剥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不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為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處莫究其所莫知其

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三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雪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於戲至哉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三才一氣三才一體是故人與天地不可相違腹臟作疾則首足四體皆為之不安為其皆一人之身也人事與天地乖戾感觸上下為災為害亦以三才一體故也雷在地中靜人事亦當靜亦以明人與天地一致舜禹十有一月朔廵狩往往於至日則不行耳其前其後无不可者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意起為過不繼為復不繼者不再起也是謂不遠復

意起不已繼繼益滋後雖能復不可謂不遠復不遠之復孔子獨與顔子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繼之之謂意起即覺其過覺即泯然如虚之水泯然無際如氣消空不可致詰人心自善自神自明自無污穢事親自孝事兄自弟事君自忠賓主自敬應酬交錯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氷鑑中之萬象意微起焉即成過矣顔子清明微過即覺覺即泯然無際如初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微動於

意而即復不發於言行則不入於悔戾祇過也某嘗

自覺意初起如雲氣初生上未知其為何意而已泯

然復矣某何者猶爾而況於顏子乎若更又起而往

則入於悔矣元始也復於意未動之始也是元即乾

元即坤元元不可思元不可度始謂之始又謂之大

又謂之道心又謂之天地之心其曰元吉吉孰大焉

象曰以脩身也明乎脩身當如此而脩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者美之之辭六二親賢樂善虛心以下初九之仁世俗衆人往往以為卑辱而聖賢則灼知其為休美也故曰休復吉所以破俗情之蔽彰六二之美助好善之心夫人親小人則不善之心日熾親仁賢則復于道矣象曰下仁所以明爻辭之未著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陰三陽動善惡雜有頻復之象頻復亦危厲矣其有不復則入乎惡豈不甚危既復則無過故無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益六三六四皆曰中以三爻四爻居一卦之中故亦有中行之象此六四之中行獨復與六五之中以自考略相似而不同既曰中行則由道而行矣中者道之異名而猶以復爲言猶以從道爲言何也孔子發憤忘食者此也顔子好學者此也得道而不能行則意不能動過未能寡何以成德是中行之復也何思

何慮變化云爲渾焉一焉猶我而已是我無體是我無方是我無思是我無爲無爲而行是謂中行無倚無畔是謂獨復是謂從道是謂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至於六五敦復無悔敦不動也不動而復象曰以自考者考成也中以自成無俟乎行而自成也敦復雖自卦而有復名而實無復之可言蓋曰復敦復敦不動之復異乎諸爻之所以爲復矣進乎天矣聖功等級有此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既不能不遠復又不休復又無頻復放而不反至如此極迷復之道不止於凶又有災眚災眚天譴也如此而言已包括矣而經言行師國君者復舉此二大事而言以應筮者之問所告切的庶幾警懼而改也十年不克征亦斷斷不可之辭使知懼也夫族師者一族之所師黨正者一黨之所正州長者其賢足以

長一州之人也國君則其德足以居一國之上也天下之君則其德足以居天下之上今迷復是反乎君道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復則不妄矣未復則物為主復則我為主道心無外

內外心即內心惟人之昏不省乎內惟流乎外是故
姑設內外之辭目之於色人惟見色不知視者耳之
於聲人惟聞聲不知聞者心思之於爲事人惟覩萬
事不知心思之所從起視者即聽者聽者即心思之
所從起起莫知其所從用莫知其所終覺則復而爲
主於內不覺則放而爲客於外此心有至剛不可磨
滅之妙昏猶金之混於沙泥明猶金之出於泥沙內
非外內復者自知知無所思變化云爲動而健不隨

氣以衰剛無所屈中無所偏姑名剛中豈思豈為虛
明而應羣心自隨大亨以正天命在斯與物亨通而
失其正是小人之中庸其所以至於無忌憚者蓋由
於斯故有靑元始也元大也始難於言惟曰大亨足
以明矣下之至動足以發揮無妄之至神徒靜猶妄
至動無妄愈動愈神是謂無妄之貞孔子從心所欲
而不踰矩大亨以正也不言所利利在其中不利有
攸往禹曰安汝止是也言其本止而不動意動則往

矣往則為妄矣動則離無妄而之妄矣故曰無妄之
往何之矣離無妄而之妄離天命而之人欲天不佑
也何以能行非天不佑自取之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與猶皆也天下雷行萬物皆無妄聖人於是指無妄
以示人庶人心之或省也何以明是時萬物之皆無
妄無妄本無可言本無可思雷動物生無妄可言而
不可知不識不知命則在斯非謂性此時無妄他時

則妄也因其動生之機發而易明也省則物我一矣

先王對時茂育萬物禁其傷害仲春毋竭川澤毋焚

山林季春置罘罔畢弋餧獸毋伐桑柘孟夏毋伐大

樹季夏虞人行木毋有斬伐皆所以順天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此無妄之往異乎彖辭之云彖辭謂舍無妄而他往

也此謂以無妄而往也乃真心而往也彖所言無妄

之往動於意而離是謂失其道心道心者人之本心

也真心非放逸之心也雖動而未嘗離也正吾心之本也故曰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必耕而後可穫斷無不耕而穫之理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斷無不菑而畬之理然而此爻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者其義何也爲之而成作之而得者皆萬世橫目之所知也不爲而自成不作而自得者無妄之妙也六二至陰至靜而得中有得其道之

象聖人於是發揮其妙蓋不思而知不為而為者無妄之妙也道心至靈至神至明變化云為如冰鑑之照物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孔子不逆詐不億不信而抑亦先覺其詐不信色勃如屏氣似不息終年應酬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思而又曰吾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解也非告語之所及也又曰哀樂相生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皆可見也皆可聞也而曰不見曰不聞

萬古之所莫解也而智者之所黙識也禹曰安汝止人心自有寂然不動之妙惟不安而好動故昏故夫禹之所謂止非無喜怒無思為也終日思為而未嘗動也雖有喜有怒而未嘗動也如此則不妄如此則利有攸往往者以無妄而往也不然則往皆放逸也何利之有未當之者中虛無實之謂因不耕穫而發此義孔子與門弟子言每每戒其意戒其必戒其固戒其我皆所以攻其實道者使虛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無妄之爻非爲邪者以未能不作意不能不立於我故謂之災人性本善本神本明作意則昏立我則窒意作我立如雲翳空如塵積鑑所謂本無妄者災矣災非其本心之所欲也志在於善反罹其災志在於得反有所失心在於靜得靜則失動矣心在於一得一則失二失三四失十百千萬矣心在於萬則

得萬得萬又失一心在於同則得同得同則失異矣
心在於異則得異得異則失同矣心在於實則得實
得實則失虛心在於虛則得虛得虛則失實心在於
中則得中得中則失四方心在於四方則得四方得
四方則失中心在於知則得其知得其知則失其不
知心在於不知則得其不知得其不知則失其知大
抵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失無得則得無得得無得
則又失有得矣有得非麤無得非精愈深愈窮無深

無窮唯自覺者四闢不通變化無窮是爲大中莫究厥始無無窮厥終無得尚不足以言之而況於有得乎故取或繫之牛爲象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又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有得則有失其旨益明六三陰靜三復陽動有意我之象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陽動四陰靜三與四皆非中道六三雖靜而不能不動九四則自動而之靜去妄而學無妄自聖人觀

之九四未免於習未覺其本未可以爲大正然寖釋其意寖消其蔽有損而無加有寡而無多意蔽消則性自明意蔽大消則性自大明雲氣去盡則日月自昭夫明德人所自有學者惟自昭其明德而已覺則明不覺則固難乎其明然九雖未覺未中唯漸釋意蔽意蔽盡釋則本明自昭是或一道也故曰可貞言亦可以正也雖未盡正而寖改過矣故無咎象曰固有之也言固有此道也孔子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

止正謂此也人謂蔽以人為治人為人為盡改則止不必復求也意蔽盡去則本德自明九四可貞之道也學道者亦不必專主一説有忽覺而明者有漸釋漸明者明則一也孔子思而漸釋其意蔽明道心亦自明故與門弟子語每每止絶其意曰毋意曰毋必曰毋固曰毋我知夫意蔽盡去過盡改則人人皆與聖人同也人人之德性未始不明也固有此道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爲中中爲道九五得道者也然有疾焉意或微動而過差此疾既小不藥自愈如加藥焉其病滋甚故象曰不可試也此爻唯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殆不可解也昔者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鄕者過于一哀而

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夫孔子之過于衰此不可掩者也然此無妄之疾也孔子不加藥焉子貢不知也此四時寒暑之變微有過差者也易傳曰變化云為云為乃變化非心思之可度也非訓詁之可解也孔子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孔子不夢周公也久矣不知其幾年矣孔子一不之省則孔子無思無慮數年而始覺其覺矣亦非動乂曰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蒙以

養正作聖之功也加藥則不蒙矣則有知矣有知則不一貫矣則妄矣此爻辭不為聖人而作為已得道而未新純者作大休無妄起意於善是謂無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則於意上生意疾中加疾此疾有妙非大非小惟道心大明者始知此未至於大明者終疑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無妄至於此至矣盡矣亦無過之可言矣而賢者於此或尚疑已德之未盛復有所行則意復起則有眚

眚者災之小則失蒙養之功矣將以為利適以為害將以為進反以為退無妄之藥尚不可試而況於無故而欲行乎行則有眚又況於行而窮之乎窮之則災矣此學道其終之微蔽故於上爻言之孔子曰吾無知也無知則不行矣又曰不知老之將至老至猶不知而況於行乎孔子唯如此故能至於耳順從心所欲之妙此爻唯已得道而蒙以養正之功未成者當達斯義

楊氏易傳卷九